

事业上的小成功日渐吞噬了我的梦想



热点关注



巴拉克·奥巴马 著
译林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巴拉克·奥巴马成功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是近年来最具草根魅力的政治领袖，他的魅力来自何处，读完这本奥巴马亲笔撰写的传记，读者也许就有了答案。

[上期回顾]

妈妈告诉我，爸爸要从肯尼亚来看我。然后，爸爸果然来了，我看到了一个又高又黑的黑人，他活泼、开朗，走到哪里都成为活动的中心。外祖父母和妈妈，因为他的到来，而显得和以往有所不同。我的学校还邀请爸爸前来做演讲，我紧张极了，因为在此之前，我向同学撒谎，说我的父亲是一个王子。

大学时代，我希望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

1983年，我决心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

关于社区工作者我知道得并不多；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从事这种职业。大学同学问我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时候，我无法直接回答他们。于是我用另一种方式做了回答，我对他们宣称，这是改变的需要。里根及其政府官员们正进行着肮脏的勾当，所以白宫需要改变。国会里积满了怨气与腐败，所以国会需要改变。还有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情，人们心中充斥着狂躁的情绪，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也需要改变。变革无法从上层开始，而只能从动员最底层的民众开始，我说道。

那就是我即将从事的事业，我将把平民阶层的黑人组织起来。为了改变当前现状而努力。

然后，我的朋友们，其中既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会先用心地听取我的意见，最后还是前往邮局寄出了他们的研究生院申请表。

我无法真责备他们的质疑。事隔多年后的现在，我才想清楚，才可以为我的决定找出一定的逻辑，说明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其实是那更长的叙述性故事的一部分，从我父亲和他的父亲开始；从我母亲和她的父母亲开始；从我对印尼的回忆，回忆中的乞丐，农民以及迷失在权力中的罗罗开始；穿插着雷和弗兰克、马库斯和雷吉娜的故事；再加上我搬到纽约的故事以及我父亲的去世。我明白，我的选择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只由我自己做出——明白了那就是我为什么应该宣称另外去追求另一种

自由，哪怕那种自由有着令人遗憾的形式。

但是这些认识我是后来才总结出来的。那时，即将大学毕业，我还是一味地凭着冲动做事，就像一条大麻哈鱼盲目地朝着它的上游出生地游去一样。

每年的二月是黑人历史月，在这段时间展出的黑白影像资料，大都跟民权运动相关。从孩提时代开始，母亲就已经让我看过了这样的影像资料了。两个短头发的大学学生，在几近骚乱的人群中，被人推推搡搡而有些踉跄，但却依旧挺直了背在卖午餐的柜台前买饭。在密西西比的某些落后地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站在走廊上，和一户农民谈话，试图使他们相信他们也有选举权，让他们去注册成选民。一个村镇的监狱里关满了孩子，他们的手紧紧拉在一起，唱着自由的歌。

我希望建立一个能够重新定义的更广阔的美国人社区，在这个社区里，黑人、白人以及棕色人种都能够和睦相处，而这个社区就是建立在这种向往之上的——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将会认可我生命的独一无二。那就是我关于组织的想法，许诺去救赎。

职位的提升让我日渐忘记最初的梦想

所以，在临近毕业的几个月里，我给每个我能想到的民权组织写信，给这个国家里所有主张改革的黑人官员写信，给社区理事会和承租人权力团体写信。虽然没有人回复，但我并不泄气。我决定用一年的时间来做一些一般的工作，还清我的学生贷款后，也许还可以剩下一些钱。将来我会需要这些钱的，我告诉自

己。而组织者是不赚不到钱的；他们的贫穷正是为人正直的证据。

最终，一家为跨国公司服务的咨询公司同意雇用我作为一名研究助理。就像藏在敌方阵营里的一名间谍，我每天到达位于曼哈顿中心的办公室，坐在我的电脑前，搜索着全球各地的新闻。这台电脑从路透社的机械机械中筛选信息，过滤出从世界各地传回的宝贵资讯。当我发现我是这个公司里唯一的黑人男子时，我感到的是羞愧，而不是为公司下在我身上的行政赌注而感到莫大的骄傲。那些黑人妇女，她们告诉我，她们有多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掌管这个公司。有时，在午餐后，我会告诉她们我所有美好的组织筹办计划，然后她们会笑着说：“那很好，巴拉克。”但是她们眼里的神情告诉了我，她们正在暗自失望。只有大厅的黑人警卫，暴躁气的艾克，愿意直接站出来告诉我，我正在犯错。

“组织？那是一些政治上的事情，不是吗？为什么你想做那样的事情呢？”

我试着解释我的政治观点，对他说明动员穷人、回归社区的重要性。但是艾克只是摇摇头。“巴拉克先生，”他说道，“我想对你提一些建议，希望你不会介意。现在你不一定会采纳。但是不管怎样，我都要对你说，忘掉这些有关组织的事情吧，做一些能让你赚钱的事。不是要你贪婪，你明白的，而是足够的钱。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能够看见你的潜质。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能说会道——嘿，你可以成为电视台的讲解员中的一分子，或者销售员……我有一个和你年龄相仿的侄子，就从他赚了大钱。看，那就是我

需要的。不再有人流连在歌舞升平的地方。你无法帮助那些绝不会成功的人，而他们也不会感激你的努力。那些将会成功的人，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达到成功的目的。你今年多大呢？”

“二十二。”“看看。不要浪费你的青春，巴拉克先生。某天清晨醒来，你会发现自己成为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头子，你所有的感觉不过是厌倦，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夸耀。”

那时，我并没有太在意艾克的话；我觉得，他的话听起来太像是我的外祖母说的了。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我感到，成为一名组织者的想法正从我的脑海里偷偷溜走。公司把我提升为财经记者。我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自己的秘书，并且银行里有存款。有时，采访完日本的金融家或者德国的证券交易商后，我会在电梯上观察我的镜像——看着我穿着套装，打着领带，手里提着一只公文包——刹那间，我想象自己是产业界的一个巨头，可以大声地下命令，决定事情的最终结果。然后我想起，我曾经对自己说过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话，对自己意志的不坚定感到痛苦的内疚。

陌生的姐姐告诉我，我们的弟弟死了

接着有一天，当我坐在电脑前撰写一篇有关利率变动的文章的时候，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奥玛打来了电话。我从没见过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我们只是断断续续地通信。我知道，她已经离开了肯尼亚，前往德国学习了。

现在，突然间，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温柔而忧郁，稍带一种殖民地的口音。有好一会儿，我没明白她的意思，只能听到声音，

一种似乎一直在那里的声音，只是错位而不是被遗忘的声音。她说，她将要去美国，和几个朋友一起来旅行。她能来纽约见我吗？“当然可以，”我说道，“你可以和我呆在一起；我都等不及了。”接着，她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了起来。再后来电话里安静得只剩下信号音跟我们的呼吸声。“好了，”她说道，“我不能讲太久的电话，电话费太贵了。这是航班信息。”

在接下的几个礼拜里，我都在为她的到来忙得团团转，更换沙发床的新床单，添置新的盘子和毛巾，擦洗浴盆。但是在她预定到达的两天前，奥玛又给我打了电话。这次她的声音低沉，几近沙哑了。“我最终还是不能来了，”她说道，“我们的弟弟，大卫……他死了。因为一场摩托车事故。我就知道这么多了。”她开始哭泣，“噢，巴拉克。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我尽力地安慰她。我问她，我能为她做点什么吗？我对她说：我们还有其他见面的机会的。最终，她的声音平静下来了；她得去订回肯尼亚的机票，她说道。“好了，那么，巴拉克。再见了，再见。”

在她挂断电话后，我告诉我的秘书那天我不在办公室，之后，我离开了。好几个小时，我心神不定地走在曼哈顿的街道上，奥玛的声音不断地在我的脑海里响起。

隔着一片大陆，一个女孩在哭泣。在一条黑暗的肮脏路上，一个男孩刹车失控，摔倒在坚硬的土地上，车轮逐渐停止转动。这些人是谁，我问着自己，这些陌生人和我血脉相连吗？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个女孩不再悲伤呢？这个男孩有什么没有说出口的疯狂梦想吗？

在海水里，我与尚蒂紧紧拥抱



情感天空

上帝的一个疏忽造就了海

所谓的海，就是一大缸很咸很咸的水，本来可以用来腌鱼，但水太多盐太少，结果不但没能成为食品储备库，反倒滋生了万种以上形形色色的生物，最终沦为人类在空闲的时候首选度假的地点。

类似的状况其实一点也不罕见。最简单的例子就好比是吃不完剩了一半的意大利肉酱面，搁在厨房的角落半个月不搭理的话，便会在某天心血来潮地清扫房间的时候，赫然发现肉酱面俨然成了新生命繁衍后代的温床：不知名的蘑菇，白花花的霉菌，恶心的昆虫幼卵，以及追根溯源起来可能会发现跟我们千百年前的老祖宗有着血缘关系的奇怪微生物——和谐温馨得比公寓楼里的邻里关系还要让人感动。

我想我们都是被上帝给骗了。这海洋分明就是他老人家弃置不用的腌菜坛子而已——醋酿海胆盐抹辣，风干鲑头鱼丸，凉拌水母香烤鳖，光是听起来就丰盛得让人干咽口水。上帝的一个疏忽，就制造了孕育出这个星球一半以上生命的神奇海洋。

如今我又被尚蒂给骗了，耐不住她的软磨硬泡，便从下午的北京急急匆匆地赶到了晚上的大连，下了飞机连厕所都没来得及上，就被她马不停蹄地硬拽到了一所坐落于海边的宾馆里。

到了房间门口，腿有点软。尚蒂早就先开门进去了，趴在巨大的窗边对着海滩的方向张望。我留意了一下门牌号：五四四。“这间不是……”

“什么？”她头也不回地问。

“没什么？”我挠了挠后脑勺，识趣地进了洗手间。

这不是一个太过豪华的酒店。房间的陈设不算新，勉强称得上干净而已。

只有一张床，尺寸倒是大得吓人，还画蛇添足地摆了两个心形靠枕在床头，其中一个已经翘翘了，从边角露出了发黄的棉花。

尚蒂不见了

第二天早上，肚子一阵嚎叫，我想起从昨天起床到现在，除了在飞机上吃过一包花生之外就没再吃过东西。昨晚因为太累而遗忘了饥饿感，此刻胃里空得几乎要紧缩成一团，联合着腰酸背痛手脚麻木，里里外外疼得我简直想自砸脑袋陷入昏厥。

蹑手蹑脚地走出洗手间，打算溜出宾馆找查看大连有没有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然而我一走到门口就呆住了：床上是空着的。不是那种当事人被夜袭绑架的空。而是人走床凉的空。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单也重新铺开好，几乎帮宾馆的清洁工省了收拾的工夫，直接就能迎接下一批住客。

尚蒂不见了。在凌晨四点五十八分，消失在宾馆的房间里。我心有所动地跑到窗边朝海滩的方向看，不出所料地发现了熟悉的身影正慢慢地踱向浪花翻涌的岸边，即使看不到脸上的表情，那背影也没有丝毫绝望的意味。

“自己一个人先偷偷跑来看海，真是太狡猾了。”

尚蒂兀自在前方走得缓慢，每一步都沉着而踏实，没有半点迟疑，几乎带着一种朝圣般的心情迈向海边。听见我的抱怨之后，她停下了脚步，转过头来，脸上的表情虽有讶异的意思在，却并不惊奇，像是早就料到我会跟过来一样。

“你醒了。”她说。

“不然呢？”我说，“凌晨五点钟一个人跑到海边来——我会真的以为你是特地跑到大连来自杀的！”

“如果真是这样呢？”她似笑非笑。

“人死了就会臭的。会腐烂的。”我严肃地说，尽管表情并不严肃。

“腐烂了好多。腐烂之后就只剩下一堆白骨，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了。”她突然张开了双臂，迎着扑面的海风，恣意地享受着被风声海浪声吞没的感觉。风吹过她的头发，经过我的鼻前，留下了一股子好闻的柠檬洗发水味。

“也不全是这样——如果你刚过胸的话，除了白骨，至少还能剩下两坨硅胶。”

“你一定不会想被我拿海水泼吧？”她语气满是威胁，脸上挂的笑容却没有半点耍狠的意味。

我远远地瞅了一眼我跟尚蒂还有100步距离的海水，太阳还没升起，微薄的晨曦连远处高楼楼顶都照不亮，在深蓝得近乎浑浊的浪花折射下，为这一片沙滩笼罩上了冰冷的青蓝色调。一切都是欲醒未醒的样子，没有早起的寄居蟹在爬行，也看不到海鸥的身姿，在满眼的惶惶中，唯有我们两个人类，是醒着的。

“睡得还好么？”她的眼神里是显而易见的歉意。

“我在睡浴缸的时候都是蜷缩着的。就像在妈妈的子宫里一样，蜷缩的睡眠是人类最舒适的姿势。”我睁着眼睛说瞎话，“可惜我临睡前忘了事先放满热水，不然就真的像是回到妈妈那充满羊水的子宫里了。”我是单眼皮，眼睛很小，就算睁到最大也不比一粒饱满的葵花子来得大。所以我睁眼跟没睁眼区别不明显，睁眼说瞎话也就不算太违背良心。

她约莫是相信了的样子，继续往前走。越靠近海边，脚下的沙子就越发细密，迈进一步，半只脚掌都快陷进了沙里头。

尚蒂的寂寞

“是海！是海呢！”尚蒂走到了离海水仅有5步的地方，停下来抑制不住兴奋地尖叫着。她的语气实在太high，像极了追星的少女看到了韩国小天王时发出的“是Rain！是Rain呢！”狂热高呼。

天空像地泼了一勺洗脚水下来。明明天色就是蓄足了力气准备猛然发亮，头顶上淋着的雨还是自顾自地下了下来。我只是刚刚联想到某个跳跳跳得让人嫉妒的男人而已，竟然真的下起雨来。

“下雨了，我们回去吧！天晴了再来看海也不迟。”尚蒂听到了我的呼喊，没有后退，反而又前进了两步。海水猝然冲上岸来，淹过了她的脚背。她似乎是真心的开心，转身面对我而站，嘴角扬起了极大的弧度，像在欢乐地笑。雨水将她的头发全部打湿，顺着她脸的轮廓流成美丽的曲线。她的眼眶周围红红的，说不上是冻的还是怎么回事，从眼角到下巴湿成一片，不晓得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被她的表情吓了一跳，与其说她是高兴到了极点，不如说根本就是悲伤到了极点。越快乐，越悲伤；越悲伤，越快乐。海水吞吐得更加急促，雨水坠落得更加无情。在海水和雨水的包围下，她哭成了泪人儿。

“大海……”尚蒂指着脚边不断冲上来又倒回去接着再不甘心地涌上来的海水，“说它好寂寞。”我看不下去了，脱下了外套跑到她面前给她披上。虽然外套也已经湿透，起不了什么保暖的作用，可我固执地认为这样至

少能让她尽可能地少被雨水直接攻击到。

“寂寞的是你。”我将她一把抱在怀里，用我的背再替她挡掉一部分雨水，“寂寞的只有你而已。”

她企图挣扎：“我不寂寞！一点也不！你不要胡说！”我不肯松手：“你很寂寞！非常寂寞！我没有胡说！”两个疯子一样的人，纠缠在冰冷的雨水里和刺骨的海水中，说着莫名其妙的对话。如果不是因为我怀里抱着的这个女孩真实得让人难以忽略，我会以为我是在拍一场倒人胃口的偶像剧。

尚蒂停止挣扎，改用手指抓我的胳膊。我的外套在她肩上，身上仅剩一件白背心，胳膊赤裸地暴露在外头。她的手指轻而易举地攻破了我的防备，指甲深深地嵌进了肉里。

“自从尚天走后。你就一直都很寂寞。”我尽量用微笑的表情对她说，然而胳膊上的疼痛让我忍不住咬牙切齿起来。

原来这就是咬牙切齿。既虚伪也不美丽，既痛苦又不快乐。可不能不笑，也不能不咬牙切齿——同时在残酷着和娇情着的，竟然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悲痛与真诚。

尚天，尚蒂曾跟我提过的，她的亲生哥哥。也是她在这个世上的唯一亲人。

裴哲那天晚上在水晶酒吧告诉了我很多事情。关于尚蒂的事情。算起来比尚蒂告诉我的，关于裴哲的事情还要多得多。其实这样一点也不公平。我都来不及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掏心掏肺，他们已经抢先地掏心掏肺到我了。

而且还是互掏对方的心，互掏对方的肺。

平白有一种狰狞的感觉。



吉良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小说把一栋极为平凡的公寓楼当做主舞台，领衔主演就四个人，上下左右比邻而居。他们用嬉笑怒骂的方式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但这四个人又神神道道得让你有点难以置信，于是交缠成网的爱与友情，以及“近爱情”和“近友情”就那么彼此关联起来了，直到最后一刻大家互道珍重的时候，所有被那些温暖的细节感动的人，才会克制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

[上期回顾]

在回家的楼梯上，我听到一群三姑六婆在谈论裴哲的八卦，说裴哲是吃软饭的小白脸，还说裴哲的母亲不正经，专门花儿子的脏钱。这时裴哲的母亲从屋里出来，下跪请求她们不要乱讲，我实在看不下去，上前解了围。在到家门口时，尚蒂在找我，并且要求我陪她去观海。